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同根

庚寅公祭黃帝陵

□黃坤堯

2010年的清明節，出席了庚寅年清明公祭軒轅黃帝典禮。當天早上五時半左右，天還未亮，涼風習習，殘月出門時，我們就登上了旅遊大巴，下弦月玲瓏剔透，這是久違了的城市經驗。旅遊大巴停停走走，儘在不斷的等待之中，可能還要匯集分別住在不同酒店的各路大巴，最後才能列隊出發。車隊上有很多達官貴人、社會名流、海外僑領、港澳台胞等，整個保安工作都很嚴密，然後由公安開路及護送，通往黃陵的高速公路分段封閉，大家都嚴陣以待的，要共同完成一個壯舉。

往北走的路，漸漸走出了繁華富庶的八百里秦川，進入有點荒涼的遠郊。灰濛濛的天氣，溫度稍低，到休息站的時候，寒風吹過，更有點早寒的感覺。漫山遍野開滿了許多白花，山桃爛漫，一叢一簇的，有些掛在山頂上的，隨著蜿蜒的山勢構成了一面屏障。山下有小塊的農地和村莊，房子都建在窩洞裡，沿着路邊種植了很多楊柳，楊柳與桃花高低掩映，保護着林木和水土，滿山蒼翠的，注入了無限生機，整體的環境也令人滿意。後來友人告知，原來這裡很多都是假象，交通的主幹道上南來北往，為了點綴山野的風光，讓人家好看，所以通常才在公路的兩旁植林種樹，花木繁衍，爬過了山頂，大片的山野童山濯濯，渺無人煙，可能又是另一番荒寒的景象了。是那？非那？姑妄言之，但門面上的環保總比完全不做的好的，幾千年來不斷的砍伐林木，耗盡了陝北的水土資源，覺醒總該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遲來的補救也可以令人看到了希望所在。

九時以前到達了黃帝陵的主場館，大家都先要在廣場上列隊，排成了十幾個大型的方陣，前面還有舉旗的盛裝女郎，例如寫上國家部委代表等等，不期使人想起奧運的進場儀式，相當隆重。然後每人都必須掛着名牌，還披上黃色的

圍巾，作為識別之用，否則一律不能進場。周圍彩旗飄揚，還有很多歌舞表演，敲鑼打鼓，娛賓遣興，流露出節日濃厚的歡愉氣氛，有些狂野，卻十分熱鬧。廣場的旁邊澗水祭迴，河道清澈，倒映着寧靜的山村，房舍儼然，草木茂盛，碧波蕩漾，鳥飛魚躍。當遊人散盡，復歸於寧謐之後，翠雲芳樹，看來還是人間福地了。進場後更是一個寬廣的平台，參與祭典的超過萬人以上，當儀式開始之後，擊鼓鳴鐘，敬獻花籃，宣讀祭文，樂舞告祭，分別演繹瑞雲、百穀、耒耜、桑蠶、鳳儀、龍馭諸舞，反映先民簡樸的生活模式，以及中華兒女對人文始祖的崇敬和尊重。最後飛龍在天，盤旋而上，在碧天中飄舞，配合電視直播的畫面，激動人心，就很壯觀了。

散場後參觀軒轅廟及傳說中黃帝手植的柏樹，老樹盤根，枝幹交纏，伸展出來也很有氣派，見證着先民跟環境艱苦奮鬥的歷程，富有象徵意義。不過，這棵大概只是漢柏，專家考證只有兩三千年左右，跟黃帝時代還有一半的距離。其實能夠看到漢柏也就不錯了，往上推一下，差不多就到了黃帝時代。用傳說來填上空白，帶出感情，發揮歷史想像，倒不失為一種國民教育，可以切實感受到中華民族的悠久與博大。

我們本來還想去黃帝陵參拜，看看橋山龍馭及當中眾多的碑刻，但由於登車時間有限，山路迂迴，來回得花些時間，也就算了。黃帝精靈所鍾，無處不在，完全不必限於某些指定的景點，大家在乎一點心意而已。《史記》中的五帝本紀，其實都只是口傳的歷史，信則有之。而黃帝陵可能更是虛無縹緲，一坯荒土，通過歷代不斷增添傳說修建出來的，只能說是名勝了。有些朋友還是抓緊時間的去了一趟橋山，滿載而歸，顯出不枉此行的氣概，可見更有效率了。



南山湖心亭 (國畫)

袁忠良

溫厚君子 黃慶萱先生

□黃維樑

1960年代我在香港讀中學時，一位國文老師吳金源先生，畢業於台灣的師範大學，他教國文和歷史，歷史兼教中國史和西洋史。他對我啟發甚多，是我的良師。十多年後，我在大學教書，開始與台灣的同行交往，很巧，相交的多為師大出身的學者，如黃永武、王熙元、沈謙等，還有就是黃慶萱先生。他們多予我教益。前有師大的良師，後有師大的益友。黃慶萱先生，我應尊之為亦友亦師才對。他1975年出版大著《修辭學》，只讀此書，我就應列為私淑弟子。

慶萱先生先後在香港浸會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在中大時，得地利之便，我們有頗多相聚的機會。不抽煙，不打牌，好像也不喝酒，相聚時品茶談文論藝而已。慶萱先生一向客氣謙和，最有君子之風。高明先生在《修辭學》第二版的序言中用「溫厚」二字形容他的為人，最為高明。又如其人，他的文章也溫厚爾雅，從無尖酸刻薄、諷刺挖苦的語調。最近幾年我在台灣教書，慶萱先生已退休。他寓所之地新店已從「農村時代」，進入「城市時代」，而他溫厚謙和如故，且更見恬淡，難怪所居的雅舍以「見南山居」命名了。年前我至「見南山居」拜訪先生，夫人德瑩女士烹調菜餚款待。家常的新鮮蔬菜甘香可口，廳中圖書充棟，院裡花草滿目，純然是陶淵明《飲酒》和《讀山海經》諸詩的意境。

高明教授對其高足的另一個高明形容是：「他研究學問，有一種追根究柢的精神。」慶萱先生的大著《修辭學》一版二版而至「增訂三版」，正是「追根究柢」、追求完美精神的體現。他論修辭不止於論修飾文辭的種種法則，還探究修辭背後的社會學、心理學、哲學等種種理念，這正是「追根究柢」。初版《修辭學》在學例析論辭格時，兼容古代和當代作家的作品（我如果記憶不誤，則當代作家中所引例句最多的是余光中）；增訂三版則增加了「大陸作家、台灣年輕一代作品中的佳句」，他顯然與時俱進、日新又新，這也是追求完善的一種表現。

在《增訂三版後記》中慶萱先生說：「我衷心盼望在中學從事國文教學的朋友們，不要太重視辭格之辨別，更不要在試卷中以此為難中學生們。因為一些佳句的辭格屬性，連修辭學家們都還沒有一致的看法！」這是能入又能出、真正修辭學學者的智慧之言。年前台灣教育界曾因為國文科考試中，修辭格的屬性問題而斥拒修辭學，甚至妄稱「修辭學已死」。上引慶萱先生之言，如木鐸振鳴。我有一篇文章題為《文學的三大技巧》，曾被慶萱先生節選入一本國文教學手冊中，此文即宏觀地、大而化之地論述修辭學的要素。除非修辭學專家，一般教師、作家是毋須斤斤計較修辭格的細微劃分的。

上面所述，未能道出《修辭學》的眾多優點。在我的心目中，20世紀上半部的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下半部的慶萱先生《修辭學》，先後輝映，至為重要。黃著通古今之變，究內外之際，已成修辭學的一家之言。慶萱先生此書必能傳後，何況還「晚有弟子傳芬芳」！慶萱先生仍然「追根究柢」做學問，近年繼續其《易經》研究、著述。溫厚的慶萱先生，年屆八十，正是《易經》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謹祝見南山居主人壽比南山！

平民百貨公司的回憶

□蔡東玲

吉之島分店的相繼結業，標誌著一個社區發展時代的過渡。我從小住在大埔，對這個地方懷有一份難以言喻的感情。小時候沒有什麼特別玩樂，周末假日放假，偶爾碰巧父母有空時，就是弟弟和我的遊樂天；逛平民百貨公司，是我們小學時代最平常的活動之一。那時大埔才剛剛發展，吉之島的進駐給大埔居民帶來了不少方便；尤其是夏天，走在街上又熱又悶，留在家中開空調又耗電，而百貨公司長期冷氣開放，節儉的媽媽就很喜歡帶我們到那裡閒逛。那時的美食廣場還未改建，我們吃東西逛逛超市和玩具部，就能消磨一整個下午，為平淡的生活增添幾分悠閒寫意。

超市是弟弟和我的遊樂場，那裡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推廣攤位，販賣五彩繽紛的食品和飲料，而這些攤位很多都是歡迎試食的。為了吸引顧客，售賣食品的阿姨總會熱烈地邀請我為食物試味，而小時候的我最受受當當當，把不同的食物統統送進嘴裡。媽媽會在決定購買前諮詢我東西好不好吃，問我要不要買。看著售貨員阿姨那個熱切期待的眼神，我總會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觉，彷彿掌握著貨品銷售的生殺大權。只是很多時候，媽媽都會在我說過「好吃，買吧」後，輕輕地下一句「熱氣，還是不買買」，再慢條斯理地把購物車駛走，而我只呆呆的跟著媽媽，無奈地緩步離去……

初中的時候總不喜歡回家，不要聽媽媽的嘮叨；吉之島的美食廣場便成了我和好朋友們經常流連的老地方之一。我有三個非常要好的同學，夏令時分提早放學，我們一行四人喜歡在超市購買幾盒壽司小卷和幾包飲料，然後拿到樓下的美食廣場內慢慢品嚐。偶爾良心發現或有閒錢時，就會直接在美食廣場的餐廳內買一份下午茶餐；那裡價廉物美的茶餐，一直是我欣賞的東西。我們最愛坐在美食廣場的窗口位置，看著窗外一個個身影走過，坐井觀天地細看人間百態，享受作為局外人的逍遙自在。偶然看到鄰班男女同學手拉手，我們就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般興奮，並自以為竊竊私語地指出，早就在校園裡察覺他們行為有異，其實半個美食廣場的顧客都能清楚聽到整個來龍去脈。不管開心、失意、快樂或沮喪，我們都在美食廣場中彼此分享，一直到它關閉、訛稱裝修，實則改建為電腦部為止。

百貨公司比其他商店優勝的地方，在於它的貨品應有盡有；不論購物清單上有十種甚至二十種不同類型的東西，你都可以在百貨公司裡買得到，不必四處奔波。高中時代喜歡跟三五知己一起家家酒，每逢佳節我們都會相約在家中炮製美食：農曆新年的油角、中秋節的冰皮月餅、聖誕節的曲奇、巧克力。吉之島的食材和用具一應俱全，我們總會貪求方便，下課後到那裡一併選購適合的物品，省卻時間和腳力。每月一次的好友們生日，我們又會到吉之島挑選生日禮物、生日卡等。一家本來以賺錢為目標的平民百貨商店，在歲月中漸漸變成一個感情的匯聚點。

百貨公司是一個各取所需的地方，譬如媽媽會在每季一度的大減價中帶着我帶着「血拚」、滿載而歸，然後像小孩撿到糖果似的興高采烈地向弟弟炫耀她的戰利品。爸爸也是吉之島的超級「粉絲」。平日為口奔馳的他近年歲晚倍加忙碌，但他卻堅持親自選購拜年的衣服。每年的年三十晚上吃過團年飯後，他都會拉着我到吉之島陪他買新衣，在漫天喧鬧中分享深夜

營業的節日氣氛。爸爸長期在內地工作，一年只能回家三數次，每年除夕的吉之島購物夜，就成了我們父女間在歲月分離中單獨相聚的美好時光。

日復日、年復年，吉之島與我之間的感情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慢慢積累起來。進入大學後，除了偶爾陪伴媽媽到超市購買糧油雜貨外，已經很少到吉之島購物，但它依然是大埔居民經常流連的地方，周末周日依舊人頭湧湧。如今吉之島已被一田百貨取代，貨物的種類、質素及價格都有所提升。百貨公司的升格標誌着消費發展和經濟繁榮；然而新的進駐就是舊的被淘汰。

跟不少地區一樣，大埔各處大小商場近年來都轉向高檔路線。在金銀閃耀和燈火燦爛中，地區的風貌漸漸地、悄悄地改變。店舖、樓宇確是升值了，但商店過去售賣的平民價貨品以至那份親切的感覺已一去不復返。小市民經營的生意逐漸被大機構的連鎖店取代，商場亦逐漸變得單一化。不知道有一天，大埔會否成為另一個沙田？土生土長的大埔人心，中那個獨特的大埔，最後會否消失？目睹這一天迫近之際，我只能為這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感到無奈和惋惜。今年的除夕夜，爸爸又可到哪裡買到實惠價廉的大衣呢？

希列伊科向阿赫瑪托娃提出離婚，對此她沒表示異議，1925年12月17日，他與維拉·安德列耶夫娜·康斯坦丁諾娃結婚，後者年僅十九歲。不過，正如盧克尼茨基目睹的，阿赫瑪托娃對希列伊科仍然很親熱，她到莫斯科時給他打電話，有一次帶着乳酪和麵包繞道送給他作晚餐。她甚至向他朗誦詩歌，儘管他起初聽得有些勉強。1926年1月22日聽完她朗誦後，希列伊科作了一個奇怪的預言：「當您被授予牛津博士時，請記住我為你作的祝福。」盧克尼茨基寫道，她隨後讀了一小段他的日記，希列伊科引起她的興趣，「您看，這多有趣！如果把一切寫下來，請您相信，一百年後日記印出來，人們仍然讀得津津有味。」

阿赫瑪托娃有希列伊科莫斯科寓所的鑰匙，她到莫斯科時偶爾還會下榻此地。希列伊科仍然很關心她，有一次外出，他給年輕的妻子維拉寫了一封很感人的信，要求維拉在這個「客地」照顧她：「我很關心她。告訴我她一切還好嗎。她自己是很難得寫信。」儘管他們常常吵架，總的來說普寧仍對她眷戀不已：今天安娜留在我這兒過夜。我把她安置在書房，整個晚上，甚至在夢中我仍感覺到她在房間裡。早上我進去看她。她仍在睡覺。我不知道，她入睡前是這樣的美麗。我們一塊吃茶，以後我給她洗頭，幾乎一整天她都在替我翻一本法文書：這樣的安靜——經常和地在一起。

他們的密切關係延續到1926年，阿赫瑪托娃仍然把自己的便條黏到他的日記簿上，以此鞏固兩人的歡樂。這種歡樂是以阿連斯痛苦為代價的，她不能搬出這個家，也不能夠打擾這對情人。在致阿赫瑪托娃一張哀婉動人的便條中，阿連斯為一件事向她道歉：「當您拒絕前來吃茶的時候，我知道您很委屈，以後尼·尼·承認了我的推測——」普寧顯然感到自己有權責備因講了某些話令阿赫瑪托娃感到難堪的妻子。阿赫瑪托娃被普寧的建築學知識迷住，就像曩日她為希列伊科的古文文學問所吸引一樣。打這時候起，所有遇到阿赫瑪托娃的人都把她淵博的列寧格勒建築學知識留下了印象。就像

封坦卡的房子

(英)伊·范斯坦 俞士忱 譯

所有自學成材的人一樣，她勤奮地工作，以巨大的獻身精神來彌補自己教育上的缺陷。不錯，她又找到一個男人，她既是此人的伴侶又是助手，她再次盡量將自己派上用場。她從法文翻譯塞尚的著作，準備法國畫家大衛的材料，從安格爾的著作選譯片斷，供普寧翌日上課用。

這不是她唯一的智力義務。1925年全年阿赫瑪托娃把很多精力用於協助古米廖夫的第二個妻子安娜·恩格爾哈特撰寫有關丈夫的回憶錄。盧克尼茨基時也在研究古米廖夫，他於1925年1月1日把恩格爾哈特帶去見阿赫瑪托娃。她樂於教導恩格爾哈特。雖然在後者離開以後，阿赫瑪托娃對盧克尼茨基說：「我和她談過了，多麼勉強的愛情！她有一點愚鈍。」

1926年，普寧的日記仍然摻入了阿赫瑪托娃大量手寫的感人記錄，似乎他開始交流思想。譬如，7月2日，從島上回到列寧格勒後，阿赫瑪托娃焦慮地寫道：「我們從島上回來。和平而靜謐——這是怎麼回事呢？」翌日，她殘留的不安似乎減輕了。她的聲音在普寧的日記再度迴響起來，她寫道：「我在遊艇俱樂部游泳，尼古拉畫下我，大風吹來，整天在一起。」

普寧在日記中證實了兩人來往很密切，然而正如她擔心的，情緒時好時壞；7月21日回到大理石宮後，阿赫瑪托娃寫了一張簡短的便條談到兩人的矛盾：「尼古拉！您每天向我絮絮而談我影響了您的工作，無論何時您都不聽我的回答，是您不讓我工作。似乎這樣的小事不足以引起您的注意，每次我都因您感到如此的羞愧，說不出話兒來。」

這些話證實了娜傑日塔·曼德爾施塔姆的觀察，普寧當着別人向阿赫瑪托娃出言不遜：「您一天兩次當着他人說我遊手好閑，在我應當工作時就裝病。這話不錯，因為你倆（大概指普寧和加麗妮——作者按）工作時看見我就不愉快。這就是為啥今天下午我馬上就忘記了您。但您向盧克尼茨基再次談到這兒，我真痛苦，正如您知道的，他會錄下這一切。」

《阿赫瑪托娃傳》，第八章（三）

